

文本政治学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

许勤超◎著



The Politics of Texts:
A Study of Cultural Materialist Shakespeare Criticis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本政治学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

许勤超◎著



The Politics of Texts:
A Study of Cultural Materialist Shakespeare Criticis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政治学: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许勤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1-4904-1

I. ①文… II. ①许…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 ~ 1616)—文学评论 IV. ①I56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886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杨正润

20 多年前，我曾对文化唯物主义莎学感兴趣，但忙于其他课题，未能深入研究下去，不过心里总是遗憾；现在勤超的专著《文本政治学》即将付梓，我感到欣慰，谢谢他代我完成了一个心愿。

莎士比亚研究是莎士比亚一行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它随着西方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而发展。对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派别来说，莎士比亚是一块试金石，它们必须通过莎士比亚戏剧来证明自己，只有在莎剧中展示出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对莎剧作出新的解读，并为读者和学术界所承认，这一派别才能在批评界立足。因此可以说莎学是西方文学批评中最富实践价值和理论影响的部分。

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莎学，从萨缪尔·约翰生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导言》开始，其后浪漫主义莎学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到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的悲剧》集其大成；其后则发生了重要转折，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和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心理主义占据了莎学的中心位置。它们对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对于莎士比亚戏剧这样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内容和鲜明时代精神的文化载体，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莎学同西方文论一道，发生了新的转折，开始了向历史的回归。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

是包含着对形式主义、心理主义以及其他多种批评派别内容的合理吸取，它是向历史研究的更高层次的拓展。

文化唯物主义就是这一转折中出现的，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流派，同它观点相近，大体又是同时出现的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美国新历史主义掩盖了它的光彩，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分支；而且它以“权力”为核心的对莎士比亚文本的政治化解读，似乎十分激进，并不符合以颠覆和消解为宗旨的后现代口味，所以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响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背景：文化唯物主义诞生在莎士比亚的祖国和莎学传统最悠久的地方，而且那里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故乡，文化批评也是从那里发生和成长。有着如此丰足的思想资源，它的观点特别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其代表人物多利默和辛菲尔德把莎剧文本同权力政治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可能有简单化的弊病，也忽略了莎剧的艺术品质，但它也鲜明地揭示了人们过去没有充分注意的东西，给了我们关于莎剧许多新的认知和重要启迪。

勤超为人，志诚而心静，十年寒暑，无论在南京读书、青岛教书、剑桥访学，他心无旁骛，始终集中于这个课题。勤超不但有很好的英文基础，而且知识全面，理论和文学修养均佳，也写作诗歌，这些对研究莎学以及理解莎士比亚的素体诗剧都是很好的条件。本书原稿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年答辩时就得到专家一致的高度评价。其后又经过反复修改以及和英国同行的交流，这部著作更加成熟了。对文化唯物主义如此集中、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至少在国内我还没有见过，相信爱好莎士比亚和西方文论的读者同我一样，读后会得到许多教益。

诗人 T. S. 艾略特曾把莎士比亚比喻成一株大树，它的枝条在周围不断繁殖、生长，也长成大树。四百多年过去了，莎士比亚成为一座巨大的森林，它郁郁葱葱、四季常青、繁茂丰饶，其中蕴藏着无数珍宝。勤超的著作就如这片森林中的一片绿叶，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片，但是它清新、健康，值得我们珍爱。

2014 年 3 月 25 日，加冷河畔

版本说明

本书引用的莎士比亚文本依据：

《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译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同时参照：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 David Bevington, editor,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4.

《莎士比亚全集》（中英对照），梁实秋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

目 录

序	(1)
版本说明	(1)
第一章 导论:莎评的政治化	(1)
第一节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出现	(3)
第二节 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19)
第三节 研究综述	(25)
第二章 莎剧阐释中的历史、意识形态与主体性	(38)
第一节 历史与主体性	(39)
第二节 反本质人文主义批评	(53)
第三节 历史意识形态批评	(71)
第三章 莎剧中的身份政治	(83)
第一节 种族政治	(84)
第二节 阶级政治	(101)
第三节 性别和性政治	(117)
第四章 莎士比亚行业:意识形态的观照	(140)
第一节 莎剧教学批判	(141)

第二节 莎剧演出批判	(148)
第三节 莎士比亚影视批判	(154)
 第五章 结语: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启示	 (161)
第一节 传统的继承	(163)
第二节 政治的批评与道德的诉求	(170)
第三节 困境与希望	(175)
 参考文献	 (177)
后记	(196)

第一章 导论：莎评的政治化

你的本质是什么？由什么材料构成，
为何有千万个他者之影侍奉在你身边？
既然每一个人只可能有一个形影，
为什么你一个却能够出借影子万千？
……

大千世界的妩媚无不与你相同，
说起忠诚守节，却无人与你相同。

——引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五十三首

这首诗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至美至善的佳丽形象，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对爱人浓郁而真挚的爱，诗人认为只有当美同善统一在一身的时候，才是美的极致。这首诗反映了莎士比亚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渴望，正是秉承着这一信念，莎士比亚才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奇迹，他的作品是一座神奇的艺术宝库并被后人不断地阐释。其作品自问世迄今近四百年里，获得了历代学者、作家、评论家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评介。其中既有众多热情的赞赏，公允理性的认知，又有片面的指责和否定，甚至恶意的诋毁。这就构成了一部形形色色、洋洋大观的莎士比亚批评史，一部浓缩着历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理想、欣赏趣味的莎士比亚接受史。19世纪前的英、德、法、俄等国的新古典

主义莎评、浪漫主义莎评、现实主义莎评纷然杂陈，众多评论者都对莎士比亚做出了很高的评价。1632 年大诗人密尔顿（Milton）在其写的《论莎士比亚》诗中就表达了他对莎士比亚的敬意：

记忆的爱子，声誉的伟大继承人，
您的大名难道需要这小小的见证？
您在我们的惊奇与诧异中，
已建起了永世的丰碑^①。

即使像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这样的剧作家，在他临死时也警告同行要警惕那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美丽的羽毛装扮自己，在演员的外表下暗藏着虎狼之心”^②，这从反面说明了莎士比亚的成就。到了 20 世纪，新的批评流派不断兴起，象征主义、心理分析、意象研究、新批评、历史批评、神话批评、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各种流派都把莎士比亚作为试金石，莎士比亚研究业已成为一门显学，各种批评流派的丰富阐释使莎士比亚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张和延伸，莎士比亚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指出：“莎士比亚已经深深融入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表达方式和阅读习惯……没有莎士比亚，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文学，‘在上帝之后，莎士比亚决定了一切’。”^③ 莎士比亚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作品拥有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的可能性，莎士比亚批评也就成了一门很有趣的学问。而要了解像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艺术家，我们必须得到批评家的帮助，对莎士比亚进行再评论也就显得十分必

① 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9 页。

② See Stephen Greenblatt, *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4, p. 213.

③ 参见杨慧林《移动的边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7 页。

要。20 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受时代思潮影响的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对莎士比亚进行了阐释，到了七八十年代，当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焦虑的人们呼唤人文精神回归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以知性和文化的政治批判，^① 在众多后现代莎评流派中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第一节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出现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高奏创新这个主旋律，呈现出“江山年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没几年”的局面。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文学的“内部研究”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主潮。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流派都以强调文学文本的自律性为己任，这些流派蔚为壮观，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 20 世纪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等所谓的“外部研究”则被迫退缩到边缘的地位。到了七

^①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深受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研究的影响。理查德·约翰生在对文化研究时使用了“意识”和“主体性”这两个关键术语。他说：“对我来说。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参见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5 页）在约翰逊那里，“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意义上被使用，也同样在反思的意义上使用，包括自我意识，一种能动的精神和道德的自我生产。“主体性”被用来指经由文化的个体建构。文化研究建构或重构着我们的意识和主体性，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文化研究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知识，“生产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参见[英]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3 页）从而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生存的状况以及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由于福柯、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影响，文化研究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这就是说，文化研究不是把现存的社会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等级秩序看成必然的或天经地义的。在它看来，正是文化使得社会分化与等级秩序变得合理化与自然化。因而也可以说，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通常是指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的不平等被合法化与自然化了，其方式则是模糊了这些不平等与经济、政治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然，反过来说，文化也是弱势群体用以抵制其受支配地位的场所。总之，文化是争夺、确立与反霸权的领域。

八十年代，一些评论家逐渐认识到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内部研究”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端，这种注重科学分析方法，脱离社会状况和文化背景，仅仅限于作品范围内，就艺术谈艺术，只能把文学研究引向缺乏人文关怀的批评。因为“一部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社会，总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的作品，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①

于是，当新批评极盛而衰之后，西方许多批评家都把目光瞄向了历史文化批评。曾以“解构理论”著称的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曾不无感慨地写道：“自 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经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的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通过一种兴趣的转移（也许令人费解、但无疑是‘过分确定的’），大大增强了像拉康式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号召力。”^② 米勒在无奈之中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十几年里，在文学批评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日益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在英国出现了文化唯物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其本身的观点和方法与二者都非常相似。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马克思主义莎评和新历史主义莎评统称为唯物主义莎评，在 1981 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指出唯物主义批评关注的是“永远的历史表述”（al-

① [英] 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载周宪、罗务恒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 页。

② [美] J. 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载 [美] 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1—122 页。

ways historicize)^①, 文学文本不能孤立地去理解, 其意蕴应该结合历史背景才能达到深度把握, 从历史维度进行批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应该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最终代码。这三个流派在解读莎士比亚作品时采取的路径虽不一样, 但基本的方法是一致的, 而且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本质上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莎评中发展出来的, 并吸收和借鉴了新历史主义莎评的一些观点和方法, 莎士比亚成了这三种批评方法最好的试验场, 正如詹姆逊所说: “当莎士比亚同激进批评理论遭遇时同时产生了两种结果: 莎士比亚得到了很好的阐释, 理论得到了很好的检验。”^② 基于三者密切的关系, 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莎评和新历史主义莎评进行梳理, 以便清楚地看到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特征。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则来源于马克思的政治和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一观点用到文学批评上那就是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会产生与之相一致的文学, 即文学反映社会生活, 文学为意识形态的批评提供了话语,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在分析希腊神话的产生时曾有这样的论述: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支配自然力,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因此, 神话所表现的乃是征服、支配、改造周围的自然环境, 以争取生存和发展这一人类的最基本的本质, 或者说天性。”^③ 这些论述说明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反映, 光辉的时代也必将孕育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正如恩格斯评述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④

莎剧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 同时也实现了恩格斯所说的戏剧三原则, 即深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Socially Symbol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

② Fredric Jameson, “Radicalizing Radical Shakespeare: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Shakespeare Studies”, in Ivo Kamps, ed., *Materialist Shakespeare: A History*, London: Verso, 1995, p. 320.

③ 参见唐正序、冯宪光、李益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33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45页。

刻的思想、历史内容、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结合。^① 正是因为莎剧融合了这三种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十分关注莎剧，而他们的莎评主要强调莎士比亚和时代的关系并注重阶级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对经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艺术的能动作用，即意识形态功能。卢卡奇通常被认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反映论，认为文艺必须客观地再现现实和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戏剧和创作艺术中有关历史主义发展概述》一文中，他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目光敏锐的戏剧家，正是由于他对这种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道德的特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才能创造出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的历史戏剧；他还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清楚地显示了导致封建制度瓦解的内在矛盾。苏联文艺学家、批评家阿尼克斯特在他的《莎士比亚的创作》、《莎士比亚传》、《英国文学史纲》等著作中，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莎士比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在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中考察莎剧，称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莎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戏剧观有所不同，他的创新性戏剧理论曾在欧美剧坛引起注意和争论。从他对《科利奥兰纳斯》第一场研究的对话就可以看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极为辩证，例如：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敌与内乱的、分裂与团结的辩证关系。布莱希特还提出间离化（alienation effect）的戏剧理论，^② 强调人们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以获得对社会更深刻的认识；在《驯悍记》的序幕中，斯赖身份（阶级和性别）的变化就引发人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3页。

② 所谓间离化就是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跳出单纯的情景幻觉、情景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

们去思考身份是社会强加给人的，它颠覆了贵族天生就是贵族的说法。^① 强调文学的颠覆作用，巴赫金对此曾有极精辟的论述。巴赫金提出的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复调（polyphony）、狂欢化（carnival）理论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很早就注意到，在以形而上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古正统的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狂欢化的世界感受为基础的、古代非正统的世界观也顽强地存在着。虽然它多半是处于被压抑、被排挤的地位，但它屡屡利用其在节庆期间的合法性，利用其下层的民众性，不断对中心的、权威的正统世界观发起挑战，产生威慑力量和颠覆作用。这是一种狂欢化的宇宙观，一种狂欢思维，它潜在地同一切独白性的认知定势、认知图式、概念框架、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习惯心理针锋相对，颠覆着认识论中的等级制。^② 他把这一理论用于文学批评，他认为拉伯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人的创作都是狂欢化文学的典范。对于莎士比亚作品，他写道：“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结构里能揭示出重要的狂欢化的因素……它决定了莎士比亚那种无畏的、极其清醒（但并没有沦为虚无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彻底的非教条主义。急剧更替与更新这种狂欢化激情是莎士比亚处世态度的基础……莎士比亚作品不乏狂欢化因素的外部表现：物质——肉体下部形象、双重性的猥亵、民间——饮宴形象等等。”^③ 莎士比亚戏剧中男女角色性别的颠倒、下层人对上层人的嘲讽等都具有文化的或政治的颠覆意义。

布莱希特和巴赫金的文学批评对马克思的文学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起到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形成了更大的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① 在《驯悍记》的序幕中，一个贵族带着随从打猎回来，发现一个名叫斯赖的补锅匠醉卧在地。为了取乐，就叫人把斯赖抬去他家，给他换上了华贵的衣服。斯赖醒来时，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他是一位高贵的绅士，睡了 15 年。起初斯赖坚持他现在就是一个补锅匠，但不久他终被人说服，相信他的确是一位老爷，并且娶了一位美貌可爱的太太，实际是绅士的一个小厮装扮的贵夫人。这种间离化（或陌生化）的喜剧效果说明了身份是社会强加给人的，它颠覆了贵族天生就是贵族的说法。

② 参见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83 页。

③ [苏] 巴赫金：《拉伯雷小说中民间节日的形式与形象》，载《巴赫金全集》第 6 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9—320 页。

与传统马克思的文学反映论有很大的不同。他提出了“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观点,即经济基础是通过诸多因素来决定上层建筑的,而且这些因素是具体可见的,散布在社会进程的各个方面。文学在其形成过程中被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具有更多的自主性。^①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意识形态包括意识形态表象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它包括教会、学校、家庭、政治组织、通信交往及文化设施。所谓意识形态的表象体系,指的是人们体验自己与自己的生存条件的关系。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众多阐释中,最著名的一个定义是,他把意识形态表述为“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他认为任何意识形态的特点都是受到阶级利益支配的,因而不是对世界整体的真实反映。“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包括到想象性关系中。”^③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要努力去发现那种真实的关系。阿尔都塞发展和完善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④其意识形态批判对新历史主义,特别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① 阿尔都塞把艺术置于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他认为艺术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并且艺术可以让人以某种觉察到的方式窥破意识形态。他强调,艺术不等于意识形态但又离不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孕育艺术之母,艺术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它本身所特有的现实,而是意识形态的现实。艺术的特殊职能是通过意识形态生产来同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实在保持距离,以便使人看破这种实在。例如,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巴尔扎克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甚至还知道:他的独特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在他的作品内容的产生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巴尔扎克“只是因为他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概念,他才能产生出自己的作品”。引文参见阿尔都塞《一封艺术的信》,载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4页。

② 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 162.

③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载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268页。

④ “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后来在《狱中札记》中,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新历史主义莎评诞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美国的一批学者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方法，他们称之为新历史主义，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以区别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① 以莎士比亚批评著名的美国历史主义学者蒂尔亚德（E. M. W. Tillyard）在 1943 年发表了影响极大的《伊丽莎白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他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意义体系，容不得非正统的或者不同的声音出现。他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到新历史主义学者的批判。

1982 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应学术刊物《风格》（*Genre*）之邀，组了一些研究文艺复兴文学的稿件，在为此撰写“前言”时，就用“新历史主义”来概括该组文章的特点。尽管格林布拉特说他的工作是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并不试图去发明什么理论词汇。^② 不过他还是被冠以新历史主义的开拓者，并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批评流派。这一流派的批评家包括乔纳森·哥德伯格（Jonathan Goldberg）、路易斯·蒙特洛（Louis Montrose）、列奥纳德·泰能豪斯（Leonard Tennenhouse）等莎评者。

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者对文学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凸显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新历史主义也深受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影响，特别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思想。福柯在

① 新历史主义是相对于历史主义之“旧”和形式主义忽视历史文化而出现的。历史主义是研究历史（包括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近代以来，其代表人物由意大利的维克、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英国的伯克、德国的黑格尔，以及现代历史哲学家柯亨、克罗齐、狄尔泰、斯宾格勒、奥铿等。尽管各人的理论基础不同、命题不同、视域不同，但在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上，大致都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上；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并容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注重思辨的历史哲学为被看作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解释的模式；注重批判的历史哲学将历史最终看作一种独立自主的思维形式。这种历史观反映在文学上就意味着历史只能作为文学的背景；社会现实是文学作品表达的集体思维；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变的人性。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93 页。

② Stephen Greenblatt, “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 in H. Aram Vee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1.